

破译生命的密码

——读愚公长篇小说“秦岭医踪三部曲”

叶松敏



著名文艺评论家肖云儒倡导的“形散而神不散”，是散文创作的重要特征，形式上看似自由散漫，但在主题却始终明确集中。这里的“形”指散文的选材、结构和表现手法，而“神”则指文章的主旨或思想感情。

博采众长终受益

王健春

有人说，我是搞文学创作的，从不写新闻。常听人说，我是搞文学创作的，从不写什么文艺。从他们的语气中，似乎嗅到一些所谓“纯文学”的味道。这使我不屑于搞其他门类创作的味道。我什么都写，很敬业，本职工作需要我撰理论、采新闻，这使我想更敏捷、逻辑更严密、语言更简洁，培养了敏锐的观察力和政治敏锐性；有时心血来潮，也写诗，哪怕是打油诗，也要把当时的心情记出来，丰富我的想象，锻炼我“穿越时空”的超强能力；我除了写小说，还写小戏小品、快板相声，收获最大的就是文章结构更重故事性、观赏性和“出乎预料”，语言风格更风趣幽默，适合大众口味；有时我也登台表演，作品被搬上舞台，自然有成就感，由写作者转换成读者、观众和体验者，更助于融会贯通，兼收并蓄从而改进提高。各个体裁，非非是水火不容，转益多师是我师，相互借鉴，相得益彰。

散文创作，从新闻特写开始，未尝不可，它门槛低，但标准高。君不见大江流泻下来有影响的，哪一个不是站在家国情怀的制高点去审视，去确定作品的主题和描写的手法？那种没有生活、无病呻吟、故作多情的矫柔作文，终究平淡无味。

有人说散文一定要“真”，我理解这个“真”应该是情感的真、语言的真，不一定非指事物本真。好的散文有情调、意境和氛围，如果过多注重事物、事件本真，那就成了新闻报道。散文是文学作品，就要叙写真情，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才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真谛。如果你老按事件发生的顺序来写，你永远看不到这个高度，高兴在兴头上，完全快快乐乐回家。那是流水账。也许你最先看到早晨，在兴高采烈时，晚上快快乐乐回家，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分叙，只要有感情有文采，都是允许的，你要有主观意识，有重点，有详略，给读者留想象空间，照相都有取舍，绘画更讲究虚实，意韵悠长，才是佳作。

安康知名作家刘云楠作者写《春鲜》，神来之笔让人眼前一亮：“管它绿叶黄花、枝枝蔓蔓、尖尖儿的、芽芽儿的、秆秆儿的、嘴嘴儿的、瓣瓣儿的、丝丝儿的、朵朵儿的、叶叶儿的、都是舌尖上的一抹春色。养神仙。”几个拟人排比句，春鲜顿时活泛了，让人垂涎欲滴。然而，类似这种排比句，在文中要慎用，多了，泛滥，不稀奇了。有的作者写得兴起，忘乎所以，只管自己絮絮叨叨，一个劲儿地自顾自抒发情感，自我陶醉，一点不知道节制，也不管人家听不听得懂，听懂没有，像水龙头滑丝了似的，放任自流。写文章像炒菜，油盐酱醋适宜，缺一不可又不可多得；也像待客，你要让客人吃饱喝足，人家还没动筷子，你把自己先灌醉了，一个人表演独角戏，客人能满意吗？要与客人互动，调动人家跟你一起兴奋才好啊。

茶系列拙作《过节的茶》《相期以茶》《茶醉亲情》《茶缘》等，把采茶、制茶、品茶细节和过程，融入人物与事件中，呈现家乡茶业的发展变化和百姓幸福生活。分享三段共勉：“早晨抹过脸，拧紧三根粗指头，伸进锈迹斑斑的铁盒，掏一撮撒进泥烧壶，搓搓手指，将粘在上面的茶末儿弹进去，在锅里舀一瓢滚烫的水倒下去，盖上壶盖捂一阵后，对着壶嘴开喝。”“捏一小撮丢入杯中，添小半杯滚开的水，将玻璃杯摇晃几下，慢慢倾斜使茶水顺一条线缓缓流掉，放稳杯子，再倒入开水，只见杯中的茶‘嗖’的一下窜到水面，像降落伞似的边飘边张开，有的快、有的慢，有的还调皮地在半空中左右摇摆，这时，杯里的水清清的，绿绿的，我们嗅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右手大拇指按住青花瓷杯的‘耳朵’，食指弯曲勾住‘耳轮’，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依次顶住，左手捏住杯盖圆帽儿，不紧不慢用杯沿儿‘抚摸’冒热气的茶水，凑近一点，嘴唇轻轻吹吹，吸一口气，再倒吹，吹吹，呷一口，呷一口，舔舔嘴唇，再闭眼养神，回味一下……”这三段喝茶的用具和动作，从解渴到享受，从粗俗到优雅。

好多作者都悲叹写散文，特别是前辈旧事，可能还没开笔，已经泪流满面。我使你的悲欢感染读者、引起共鸣，这要下功夫，因为是你的亲人离世，又不是他的，你哀痛欲绝，他无动于衷，很正常，还没咋地就摆出一副撼天地的气势，反倒引起读者反感。我几年前写怀念母亲的文章，真是寸心万绪不知从何起笔，标题也起了好几个，都不满意，最后以《春暖花开时》为题，这样开头：“迎春花开了，天渐暖，每到这时，妈妈总念叨我们上山挖荠菜、扯小蒜、扳竹笋直至抱槐花，每次都津津有味，这能吃、还能食，还能消灾解毒治病，妈妈的谚语笑话特别多，逗得我们累得满身汗还乐呵呵。”

我的人物散文写基层小人物居多，《乡贤黄永益》，“他说他一生坎坷多时，时乖运蹇，五起五落。”“七字吊读着胃口，然后娓娓讲述事由经过。《篾匠小红》：“远望，小伙子；近瞧，中年；仔细瞧，不惑；脱帽露出白发，天命；问邻居，花甲；亮出身份证，古稀！这，就是小红。”一组排比句，身体硬朗、朝气蓬勃、老当益壮的人物显现。《一个园丁七朵花》《教你三道特色菜》《接送大军》《擦鞋大师》《如痴夫随》《金百万》的幸福生活》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收获。

著名作家贾平凹说：“人最大的‘任性’，就是不愿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感谢组织让我“任性”，我时常叮嘱自己要做家至孝的孝子，秦巴山地的有情人，成为山水的吟者、故园的歌者，祈盼在安康的文学团队里，我是其中一名忠于职守的好士兵。

粹突破中医题材，或者说可以说他不是纯粹写中医的小说。愚公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淡定、从容的姿态，叙事已不再拘谨，人物、情节乃至语言，都显示出了驾驭上的纯熟。

小说的开拓面，已不囿于中医，但中医还是小说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构成情节的主体。《重楼》表现的是什么？显然不是单纯的医患之间的问题，小说中涉及了医、佛、道之间的关系，涉及了城市与自然的矛盾，而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中，人是极其渺小和脆弱的，它受到的碾压和伤害也是最大的，当然，作者笔下的生命是具体的生命、狭义上的生命，他们是由个体生命组成的一个群体。这些现实世界中的人，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乡村，如身患白血病的杨小蝉、被胃疾折磨得死去活来而选择出家的如真父女、遭毒蜘蛛咬伤而毁容的农家妇女罗素灵，以及突然查出已是肺癌晚期的高部长等等……他们皆是在病痛无法解决的绝境中，或削发为尼、或剃度出家、或走进山野寻求自疗的办法，不管他们是去了道观、寺院抑或是山野的茅棚，不管是哪一种方式，他们最终选择的不是对疾病的抗拒、抵御和放弃，这群人纷纷投身于自然，而那些道观、寺院、茅棚，不过是自然中的一枚具体的符号，“投身”其实是和疾病“言和”，生命在自然的抚慰和调理中，渐渐回归到一种完全平衡的状态。

《重楼》中的终南山，你可以认为是一处确指的真实存在的地方，也可视为一处理想中的当代人的精神栖息地。现实中的人走进了那里，犹如赤裸裸走进了天然的沐浴池，这一池纯净之水，将洗去你身上，尤其是心灵上的一切污垢，让你回归到生命的本源上。人一旦祛除了妄念、幻想、浮躁，你的思想、意识就会在天地万物顺遂的情境中，体味到生命与自然的和谐。故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语言简省，道理深刻。

小说中，那些走进终南山的人，每个人的境遇不同、遭际不同、结局不同，但他们对生命的认知和感悟是趋同的，特别是那些身患绝症的人，在了无希望的时候，是终南山给了他们新的生命之源。在这里人与疾病最终实现了“言和”，而中医恰恰就是“言和”的最佳途径。尊重生命、敬畏生命，首先不悖逆规律。小说中的张三公是一位有见地、有学养、医德高尚的老中医，但他为世俗所不容，在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情况下，选择了终南山，他一边隐修一边为人治病，于是，那些为疾病所困、所累、所苦的人，便与他建立起一种高于医患关系的特殊的情谊。终南山清新的空气、宁静的环境、自然生长的草药，加上张三公精湛的医术，一些绝症患者经过他治疗，获得了新生。

“三部曲”真正揭示的其实是一个生命观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对生命密码的解析和破译，即中医是如何看待生命和认识生命的。传统中医理念中，中医和疾病之间，不是对抗、排斥的关系，而是最大限度地“言和”，中医的“言和”即是对生命状态的一种调理，而调理就是对人体内循环的引导、疏通、清淤的过程。

中医的生命观是和宇宙观相统一的，它将哲学中朴素的辩证法贯穿到治病救人的理念中，强调天人合一，即没有孤立的局部，只有统一的整体。因此，中医将人体的小环境，在认识论上等同于对自然的认知，或者说中医是把人体当作小宇宙来看待的。这应该才是“三部曲”给我们提供的启示和思考。

后。“一代代中医人传承下来的，不仅仅是术，‘承袭’和‘惠泽’世人的，最根本的是道。”道才是中医的根本归宿，有道，术才有根，才有营卫的土壤；有道，术才站得稳，立得住。

《当归》讲的也是一个关于中医传承的故事，但这是一个家族技艺的传承，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显然超越了《青囊》。《当归》中的郭守正正是一个医道精深的老中医，他晚年创建了一种中医独特疗法——郭氏圈疗。为了验证这个疗法的医理药理，他毅然辞去公职，开办私人诊所，十几年如一日，用自己独创的“郭氏圈疗”，治愈了数以万计的西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包括癌症），赢得了“郭氏圈疗”的美誉。郭守正73岁那年，突然只身离家去了终南山，他留给儿子，说自己进山只是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思考一些没有时间思考的医学问题。儿子郭柏川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过了郭氏外治疗法的衣钵，成为第五代传人，他辞去药厂公职，组建了郭氏圈疗传承推广中心。

《当归》讲的是一个家族技艺的传承，它拓展了传承的边界，深化了其内在意义。“郭氏圈疗”虽是郭氏家族的独门技艺，但从郭守正开始，已打破了家族的门规限制，让圈疗公开化、普及化，最大限度地造福更多的人。郭柏川组建郭氏圈疗传承推广中心以后，更是不遗余力地践行父亲的这一做法。郭柏川虽没有医师资格，但他生活在中医世家，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的言传身教使他领悟了圈疗医理的奥妙和其中的精髓。

“从曾祖的父系追随吴尚先大师开始，郭氏几代人就固守中医外治一隅，在按揉、香灸、膏贴手法和制剂上下功夫锤炼，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郭氏外治法，代代相传。父亲是第四代传人，他不仅完美地继承了家族医术，还把郭氏手法配伍组合，创造性地发明了用药液画圈圈疗的圈疗法。圈疗是用特制的中草药药液先在病灶部位画上一个外圈，阻止其扩散，然后在圈内施涂内圈、大圈、小圈、螺旋圈等，达到行气活血、消积化痰、软坚散结，阻止癌细胞扩散的目的。”

郭氏圈疗法，经郭柏川的传承推广，在社会底层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很多医院无法治愈的疾患，或是已经被判了“死刑”的病人，找到圈疗传承推广中心，通过郭氏圈疗，病情得到好转。精神状态一路向好，癌细胞明显得到遏制。

《青囊》与《当归》，成功塑造了徐长卿、郭柏川两位中医的传承者的形象，又在《当归》中，表现“术”的地方最多，但如何呈现“术”、如何立稳“术”，作者开动了艺术化的想象，让术与德形成水乳，在人性映照中，“术”不再孤立，而是被裹上了血肉、赋予了灵魂。《青囊》中有一个情节，读后让人惊心动魄，一个叫吴月莲的农家妇女上山砍柴，不慎滚下山崖，滑出几丈远后，被一节树枝拦住，

树枝直接插入身体……一行人将其送到村卫生室，女人已奄奄一息，命悬一线。此时，徐长卿却异常冷静，安排立即施救：“徐长卿把一根二尺余长的擀面杖在手里掂了掂，洗净消毒后在上面绑上纱布，把他的配制的药膏涂抹在上面，然后对吴月莲的男人说：“来，我们一起给她上药。”

汉子慌乱地摆手：“徐大夫，你……你该咋治咋治。”

“徐长卿把药棒缓缓地探进吴月莲身体，轻轻地转动。昏迷不醒的吴月莲脸上全无血色，由于身子暖过来，血痂洗净，伤处开始渗血，殷红的血液不停地往外渗，在场的人个个心惊胆战，吴月莲却像死人一样毫无知觉。”

徐长卿用医书上从没有过的、惊世骇俗的方法，挽救了吴月莲。《青囊》中，“术”不只是叙事的组成部分，它还承载着道德和人性。作为一个乡野中的高部长整得死去活来，后来已退二线的高部长，身患背痛，痛苦万分，多方治疗无效。高部长的夫人登门找到徐长卿，苦苦哀求徐前去诊治，徐长卿没有将她拒之门外，而是以德报怨，同意上门为其治疗。

《当归》中郭氏圈疗既是“术”，也是一种方法。小说中的引证、例证很多，虽略显繁芜，但总体上没有脱离小说的主线，在叙事节奏的把握上是得当的。“术”在《当归》中，犹如群峦拱卫孤峰，所有的引证、例证，都是为了烘托“术”、凸显“术”、证明“术”，但“术”在小说中，它不只是一门技艺，一种抽象的理念，它被人驾驭和被人段。郭氏圈疗，在郭氏圈疗传承推广中心这个大家庭里，它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技艺，它不属于某个个人，它在这个中心，调理师用它来自治自用，也用它来教授病人，从而实现“自愈自疗”的目的。让家属、病人都参与进来，发挥和调动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被动治疗变为主动治疗，增强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这是郭氏圈疗治病的核心所在。小说中，术与德之间的依附关系，是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行动赋予了“术”的张力，当然也赋予了“术”从一种手法，变成了一种医患之间的信任，有了信任，“术”便有了情感的温度。

“爷爷的烂足虽说大有好转，但局部还有疮口尚未愈合。溃面隆起处有乒乓球大小的白色薄膜，轻触便有脓液渗出。郭柏川两只不同的传承途径获得了技艺，又在未来的传播和实践上，实现了各自的人生价值。无论是《青囊》中的徐长卿，还是《当归》里的郭柏川，从单纯的治病期，痛楚磨炼的心路历程，到单纯的治病救人，逐渐上升到一种超越技艺的医者仁心的大爱境界。他们前行的路上都有一盏相同的灯为他们照明——师父、仁心仁术的老一辈中医，他们留下的除了弥足珍贵的医术，还有一颗悲悯心、慈爱心……”

这是郭柏川为一个糖尿病晚期患者调理的全过程，患者送来时，临床表现为四级，双腿已大面积溃烂，不能及时控制，很快会一个不月，那时就只有截肢保命了。调理一个月后，病情一天好转，溃烂完全得到了控制。

《青囊》《当归》中以人写术，以术颂德，人、术、德三者实现了有机统一，而最终术与德构成了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人物、故事浑然一体，可读性增强。

尊重自然，敬畏生命

愚公的第三部长篇《重楼》，视角已

术与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作家在“三部曲”中，没有将中医神秘化，没有过度解读中医之“术”。特别是在《青囊》《当归》中，表现“术”的地方最多，但如何呈现“术”、如何立稳“术”，作者开动了艺术化的想象，让术与德形成水乳，在人性映照中，“术”不再孤立，而是被裹上了血肉、赋予了灵魂。《青囊》中有一个情节，读后让人惊心动魄，一个叫吴月莲的农家妇女上山砍柴，不慎滚下山崖，滑出几丈远后，被一节树枝拦住，

忽而忽前，忽上忽下，忽急忽慢；滔滔汉水，奔腾向前，波光倒影，朦胧如幻。幻影里，若明若暗，若隐若现，若金若银，若近若远。心旷神怡之下，舒目游龙如烟，莺歌燕舞翩跹，放眼耕云种月，春华秋实紫烟。

塔楼四季，气象万千。朝看古渡扬帆，暮观群鸟翔舞；昼睹人车如梭，夜眺霓虹阑珊；晴看烟雨飘渺，晴观霞光变幻；俯瞰波光潋滟，仰望祥云飞雁；静看舟船浮水，纵观大江险滩；春观漫山红遍，夏看叶茂枝繁，秋沁瓜果飘香，冬赏瑞雪浪漫。惊叹呼，其境似“滕王阁”：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其雄像“黄鹤”：滕空凌霄，蔚为壮观；其志达“岳阳”：忧国思民，勿分近远。锁定宏图千万年，把酒高歌，好一派祖国之永固锦绣河山！

战国置县，肇始久远；安澜之盼，世纪之唤；今世治城，功德彰显；城构骨架，南扩北延；湖城一体，山水相间；横桥卧波，竖道广延；背

街小巷，灯明路坦；一江两岸，千灯万变；江南厚重，江北光鲜；西堤东坝，低洼高填；壁锁平湖，金石砌岸；洪祸无忧，城乡安然；歌舞升平，百世泰安。嗟乎！“安澜楼，保平安，汉江北上万人愿；不遭灾，无水患，金州永安太平年！”

壮哉乎，祥龙中华，盛世再现；大美金州，捷报频传；西部机场，贯通天空；纵横高铁，通达四方；五城联动，日新月异；纵贯经济，科技领先；富硒产品，环保康健；毛织产业，万家并联；城乡统筹，循环发展；脱贫攻坚，同步闯关；龙舟竞渡，拼搏争先；乡村振兴，龙腾漫卷；小康图景，百姓所愿。大翼垂天兮，秦巴明珠熠熠生辉；蛟龙腾飞兮，金州大地星河灿烂。

嗟夫，万民齐颂中国梦，神州同筑复兴路；金州儿女，勤劳勇敢；乐山亲水，奋进克难；踔厉奋发，务实苦干。撸起袖子加油干，勇立潮头唱大风，阔步迈进新时代，不负韶华攀雄关。



安澜楼赋

丁天

金州江岸，楼耸安澜；秦楚风韵，湖广风范；坐镇江山之北，雄踞秦岭之南；其左碧野如茵，其右高楼耸天；精仿明清古建，细融汉水灵仙。

楼宇外部丰妍，结构内部复旋；雕梁画栋，重叠翼展；鹤立五层，斗拱飞檐；回廊抱厦，外悬凭栏；黛瓦粉墙，赤柱碧檐；玲珑精巧，秀姿美颜；雄巍秦岭，锦照巴山。气势磅礴哉，雄霸中心；城楼中央高地；仪态万方哉，彰显地标建筑卓尔不凡。

登临安澜楼阁，举目望远；茫茫群山，尽入眼帘；轻轻薄雾，随风飘散。雾霭中，忽左忽右，



河边人家(油画) 陈益鹏 作